



眷书十记（上）

○ 余昌民

失书记

上世纪50年代，我上小学时家住在中南图书馆（后湖北省图书馆）的对面。图书馆坐落在蛇山南麓，从熊廷弼路历阶而上，蓝琉璃瓦的建筑层层叠叠，在几岁的孩子眼里，既巍峨又神圣。吸引我的是进门右手边的儿童阅览室：“娃娃书”（小人书）十本“一套”，用橡皮筋箍着，孩子们挤在插满卡片的挂板前挑选，认识不认识的临时组成一个小组，便能借一套来看，看完再换，过足书瘾。不算大的屋内和窗外的草地上孩子们三五成堆，我就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儿童阅览室的管理人张老师是一位慈祥的、不怎么老的老太太；柜台里面有小服务员，我想他们一定可以随便看很多书，特别是居然可以把“字书”带回家去看，令我羡慕不已。有一天我鼓起勇气找张老师，说明我不仅爱看书，而且还会画画，终于从挤在孩子堆里往里看变成了从柜台里朝外看挤来挤去的孩子，我也可以把书借回家看了。不料后来我借的《木偶奇遇记》不知怎么弄丢了，不好意思再去，与儿童阅览室竟成永别。这个不好的结尾一直成为我的心病。恍惚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是那么怀念那时的环境，思念着总是眯眼微笑的张老师。

伊裘姆斯基（前苏联作家）的《红肩章》借给别人没有及时地催还，已是泥牛入海，真可谓明珠暗投了。这部描写苏沃洛夫军校的生动故事深深印在当年还是高中生的我的脑海里，主人公伏洛佳与卡丽雅的美好感情滋养了我悠长的初恋的过程。林语堂的《中国人》被一位美籍华人借去，杳无音信了。事隔数年，《中国人》已不难找到，可是《红肩章》呢，哪个角落里可能藏着我的没醒的希望呢？

救书记

案头有一本《唐诗三百首》，1956年的版本，边角已经茸茸，书身亦见绵软，倒有点锦函縹緲的味道。扉页赫然书有书主姓名二字。W君，大学同窗是也。然而

今天即使W教授重见此书，也只会腼然一笑，竟不至有要求璧还的意思。奇了吧？

1966年“文革”烽起，我等二十岁的大二学生陷入不同程度的迷茫与冲动。聪颖出众的W君拣出几本书准备在宿舍里焚烧，以示其与“封资修”决裂的决心。我劝他暂且留下，他执意要点火，情急中我抄起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杜甫诗选》，誓约般地对他：“就算你烧了吧！”——私人著名的秦火劫灰也才有了今天。

有人说：“文革”就是大人做小孩的事，小孩做大人的事。当时我们既不是小孩，又不算大人，所以经受的“洗礼”也是刻骨铭心、空前绝后的呢。

收书记

1966年初冬，弥漫的空气昏暗而又沉重，我、姜彦福、杨士元三个清华学生穿过主楼前的田间土路，向五道口新华书店走去。我们知道新华书店的文学作品已经撤下柜台了，烤着逼近的“文革”之火坐以待焚。但是我们怀揣着电机系的一纸介绍信：“因大批判的需要……”——介绍信是我们自己写的，去系里办公室边打哈哈边盖上了章——社会上谁又不对“革命小将”礼让三分？

我们被引进布帘后面，好像突然面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文化名人，虽然作出不屑的神色，却压抑不住自己猛烈的心跳。我们贪婪地挑选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契诃夫短篇小说选》……等各三套，做梦似地赶紧掏钱，那是穷学生从每月二十元生活费或者助学金里生挤出来的“巨款”。

我的一份后来带到了武汉，由于预感到袭来的威胁，又寄存在女朋友（后来的山妻）家里，可是尽管她家有“红五类”印记的护佑，还是逃不出被造反派洗劫的命运。姜、杨（都已是清华教授）那两份该是无恙吧？我想如果有机会再见到它们，一定会有与 years 睽隔的故人重逢的欣喜。

《清华校友诗词选集》 征稿启事

2011年，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华诞。作为清华学子对母校百年校庆的贺礼之一，我们将选编出版一本《清华校友诗词选集》（书名待定），以便更好地记录百年来清华校友诗词创作的成果。

- 1、所征诗词作品，内容不限，体式无论，新旧体皆可。
- 2、本次征稿具有非排他性版权。已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请注明详细出处；未公开发表的，请严格自选，并注明完成时间。
- 3、稿件经编委会遴选后，将编辑成诗词选集正式出版发行，并选摘部分作品刊登在《水木清华》杂志上。
- 4、来稿不退，入选者赠书一册，不另付稿酬。
- 5、欢迎广大校友踊跃参与、积极投稿！

同时欢迎赞助支持本次活动，对于赞助者，将在本书编后加以明细。

（已赞助汇款的校友，请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62797455）

稿件请发送至电子信箱：smth@tsinghua.org.cn；或邮寄到：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A座1210室《水木清华》编辑部收（邮编：100084），并请在邮件标题或信封上写明“校友诗词选集征稿”，文中注明作者姓名、电话、入学系别、年级班级，以及通讯地址等，以便联系。

截稿日期：2010年7月30日。

清华校友总会
校友诗词选集编委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

得书记

我已经在西单商场北口处的中国书店站了好一会了，沉浸在无奈又不甘的心情里。1967年底，天黑得很早，门缝里不时透进似刀的寒风，明明知道搜不到什么，两脚还是没有移动。最近随单位外迁离京的比较多，说不定能遇到机会。这时有人推着一小车书进来了，四十上下的女子，容貌端庄，气质淑雅。在她静静地割舍她的精神朋友的当儿，我凑近了翻看：有俄文儿童版的《托尔斯泰作品集》、俄文版的《都德小说集》和中文版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鼓起勇气试着问：“能卖给我吗？”弯腰搬书的她抬眼看看我，看看我手中的书，不动声色地说：“拿去吧，送你啦。”喜出望外的我谢了她，抱着书顶风返回清华园去。

赖书记

2001年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率“两岸名流围棋交流代表团”访台途中，大家以神出鬼没震惊棋坛的“龙飞虎”为题谈得兴起，我认为生成高手必有一个环境，而没可能“孤独一枝”，援引了丹纳的《艺术哲学》中的一个观点：杰出人物只不过是茂密树冠的最高一根枝条而已，引起了剧作家葛康同老师的注意。我在“文革”期间啃读的19世纪法国哲学家的这本名著不知是哪位自图书馆借了来不及还，阴差阳错地在书荒的年代惠及了更多的学子，我便是其中之一。在叶良卫那里见到此书，我就再也没有放下，书中的内容以及当时啃读的情景至今历历在心。读了还不算，我觉得不拥有一册简直是人生之大憾。正因为其来路不雅，我也就故意不提还书的事，叶良卫偶尔问问，竟也罢了。这本书是清华图书馆的老风格，加有布脊厚纸面的书皮，外表乱糟糟的，一角已经折去，但是我多次见到再版的新书，还是不肯以新替旧，遇见它就像重逢那个久远的年代。叶君来自上海，家境很好，稀稀松松地骑一辆老爷车，拉小提琴又不怎么下功夫，谈艺术无所不知，待人友善随和。不幸天不假年，毕业后没几年便传来叶君病故的消息。我时常想起他。我借他的拉力器锻炼，有一根弹簧拉过了头，再也没有缩回去。☞